

各美其美,美美与共

——金砖国家电影节观察

据新华社 6月27日,金砖国家电影节在四川成都闭幕。5天里,金砖五国33部新老影片集中展映,不同的社会现实与文化得以充分展示、尽情交流,碰撞出激情的火花。

电影是人文交流合作的重要载体,是增进各国民众相互了解、推动不同文明交融互鉴的情感纽带。

各美其美,美美与共。金砖国家以电影节为平台,深化金砖伙伴关系,开启人文交流合作新篇章。

美的共鸣——五国联手奉上电影盛宴

“时间去哪儿了?”这首在中国脍炙人口的歌曲,成为本届金砖国家电影节开幕影片的片名和表达的主题。

这是金砖国家首次尝试合拍片,五国导演以同一主题、不同视角,讲述自己对时间和情感的不同理解,汇集为一部109分钟的集锦长片。

电影节之前,五个故事的主创甚至没有谋面,只是单纯靠一封封邮件沟通。影片监制和中国故事的导演贾樟柯说,5个导演分别以灾难片、科幻片等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,表达了同一个主题,呈现完全不同的艺术理念,“这就是电影的魅力!”

“这是迄今为止,我在金砖合作机

制中最有趣的体验。”巴西驻华大使马尚对影片评价说。

本届电影节,以“每一天,一个国家,一种电影文化”的方式,专题展映33部来自金砖国家的新老影片,并在成都多个影城滚动播放超过200场,引发了观影热潮。

前三日,主展影院成都UA国际金融中心影城平均上座率达到70%。俄罗斯、印度经典影片展映几乎场场爆满。很少在国内上映的巴西和南非电影,引起中国观众极大兴趣。影院市场部经理郭敏表示,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》《大篷车》等俄罗斯、印度经典影片勾起一代中国观众的记忆,其展映场20%是中老年观众。

这场“电影盛宴”,淋漓展现了金砖国家悠久的历史传统与深厚文化积淀,也体现了电影艺术的审美价值、电影人的坚守和信仰。巴西参展影片《上帝之城》,讲述的是电影改变贫民窟孩子人生轨迹的故事,俄罗斯参赛影片《僧侣与魔鬼》的导演尼古拉·多斯塔尔积极评价说:“电影,有时候不需要语言;通过电影,我们能够将自己的文化做最好的诠释。”

美的交融——用光影追寻“美美与共”

在电影节的主会场,代表着金砖

五国的五道“电影之门”矗立在显眼位置。每个“电影之门”下悬挂着一套永动球,五个颜色的小球来回碰撞、摆动,代表着五国文化交流的相互交融、生生不息。

这个精心设计的装置正是本届电影节的生动写照。不同的国家和民族,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,依靠电影这门“世界语”走到了一起。

“金砖合作机制从经济领域出发,带动了多层次、全方位的交流合作。”著名导演谢飞是本届电影节评委会主席,在认真观看了10部参赛影片后,他认为其他金砖四国的电影作品对中国电影的启发很大。

“南非、巴西的电影人,我们以前很少看到。大家第一次坐在一起交流,特别有意义。”博纳影业集团总裁于冬告诉记者,通过此次电影节的交流,博纳影业近期上映的一部影片引起巴西电影人的关注,提出希望翻拍巴西版,这正是电影交流合作带来的成果。

由印度选送参赛的影片《海龟》曾荣获2016年印度国家电影奖最佳影片。与人们普遍印象中载歌载舞的印度电影不同,这部影片通过关注抑郁症引发自杀率升高的社会问题,投射对这类人群的关怀。

影片制片人莫汉·默哈德·阿盖什认为,抑郁症是全球性问题,给许多国家都带来了挑战。“我们意识到了问题

的严重性,也希望找到切实可行的应对之策。而电影就是电影人应对现实问题的表达。”

在南非评委西索尔看来,尽管金砖国家各自走过的历程不同,但当前都面临着相似的发展任务,参赛影片既展示了文化的多元性,更体现出彼此之间“同”大于“异”。

“电影是传递文化的最好媒介。作为金砖国家,我们应该携手为自己‘代言’,改变西方世界对发展中国家的看法。”西索尔说。

美的启程——金砖国家文化交流再出发

《时间去哪儿了?》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合拍影片拉开了电影节序幕。“我们向何处去?”——通过广泛深入的交流,五国电影人逐渐达成共识。

“电影因多元而精彩,因交流而发展。巴西、俄罗斯、印度、中国和南非五个国家,尽管语言不同、肤色各异,但怀抱共同的电影梦想。”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喇培康认为,金砖五国都拥有丰富的历史传承和鲜明的文化特色,电影艺术各具风姿,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。他介绍,中影已经与印度、俄罗斯合拍影片,未来还将与巴西、南非展开合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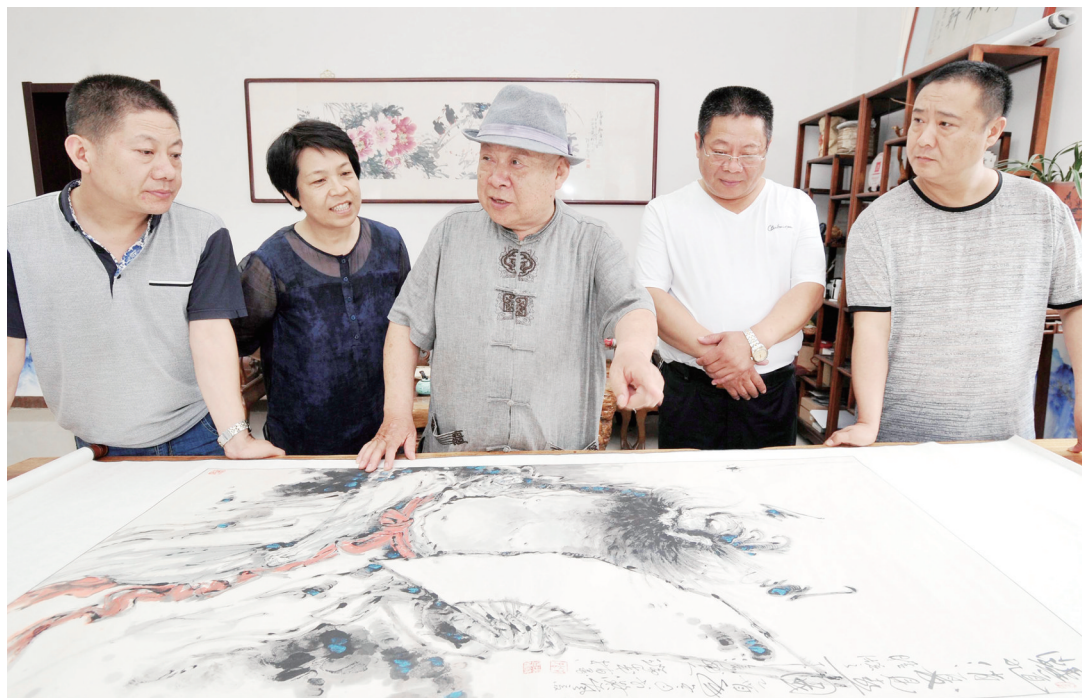
印度电影人森卡·比斯瓦斯希

望金砖国家在电影教育方面加强联系、开展合作。对此,中国代表团在本届电影节上发布了《北京电影学院关于金砖国家电影人才交流培养的计划》,宣布将与其他金砖国家提供40个全额奖学金名额,并开展大师工作坊、访问学者科研合作等一系列活动。

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张宏森表示,中国作为一个世界电影大国,在大国转向强国的过程中,需要以积极开放的姿态,与世界优质电影资源相衔接。“特别是在金砖五国的合作机制下,我们本着开放包容、合作共赢的理念,相信电影会在人文交流中起到先锋作用,促进民心相通、夯实民意基础。”

发展与合作是金砖国家的最大公约数。本届电影节达成了《金砖国家电影合作成都共识》,计划未来5年每年推出一部合拍片,为进一步深化金砖国家人文交流合作作出电影的独特贡献。以后,国内观众将有望看到更多来自金砖国家的电影,中国电影也会借助这样的合作机制,在金砖五国甚至更多的国家与观众见面。

“金砖国家电影合作之路刚刚开启。以电影为平台,金砖国家人文交流合作将通达更加光明的未来。”张宏森说。 ■史竞男 许茹 杨迪



71岁的孙瑞成是河北省沧县孙氏指墨画艺术的第四代传人。为了将指墨画传承发扬,孙瑞成广收学生,同时定期到中小学讲解教授指墨画艺术。2015年,沧县孙氏指墨画艺术被收入河北省沧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图为孙瑞成(中)在位于沧县的画室同指墨画爱好者探讨交流指墨画创作。 ■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

晋宁发现古滇国村落遗址

据新华社 考古人员近日在云南晋宁上西河遗址进行发掘工作时,发现多眼汉代水井及古滇国时期村落遗址,出土大量陶片、瓦片、铜器、玉石等考古资料。这一发现填补了古滇国文化研究领域的又一空白。

古滇国是云南历史上创造过灿烂文明的古王国,疆域主要在以滇池为中心的云南中部及东部地区,境内主要民族为古代滇人部落。长期以来,由于考古资料匮乏,外界对古滇国文化认知极为有限。

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志龙介绍,上西河遗址位于昆明

市晋宁区上蒜镇境内,遗址分为甲、乙和丙三区。今年3月,考古人员开始对遗址乙区南边500平方米区域展开考古发掘,目前发掘工作已正式结束。

据介绍,发掘过程中,考古人员在遗址洪积层下发现汉代地层堆积和水井等遗迹,累计清理水井13眼;在汉代堆积的下面,发现古滇国时期的房屋基址和灰坑、灰沟等堆积,累计清理房屋基址40座、灰坑470个、灰沟62条、墓葬3座。

其中,新发现的汉代水井均为圆形桶状,井深各不相同,井栏以原木层层叠筑,以榫卯方式固定,

水井底部发现有陶釜、陶罐等器物,推测是汉代不同阶段人们取水的设施。

考古人员还发现,该发掘区域时代最早的建筑基址为成排的沟槽,在沟槽中分布有比较密集的柱洞,这些柱洞直径比较大,从柱洞分布可推测出当时房屋建筑体量大。“密集分布的房屋表明,当年古滇人在此建设村落,从事生产和生活活动”。

蒋志龙表示,此次考古发现填补了过去古滇国文化考古研究中“滇池盆地只见墓葬遗址没有村落遗址”的空白,为进一步确认古滇国都城遗址等指明了方向。 ■许万虎 岳冉冉

翻译,如何让中国文化走出去?

据新华社“现在国内有一种倾向,似乎只要把中国作家的作品,或者中国的文学作品,翻译成外语,在国外出版就好,甚至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出版就越好。然而,这个翻译的水准精不精良,这个作家或这部文学作品在海外究竟有多少读者阅读,有没有产生文化上的影响,人们似乎并不关切。”

日前,在上海翻译家协会和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举办的“再登巴别塔——文学翻译的现状和未来”研讨会上,外国文学领域的资深出版人彭伦对当下翻译出版界的“文化走出去”热潮提出了值得深思的问题。

近年来,中国文化走出去声势浩大,莫言、刘慈欣、曹文轩等中国作家在海外频频获得重磅奖项,也提升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自信。不过,与如潮水般涌来的欧美文学作品、好莱坞大片等相比,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效果依然有限。事实上,不仅在文学领域,戏剧、舞台表演等艺术领域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。

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?与会译者和文艺界人士一致提出,翻译,是要首先解决的障碍。

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认为,时代需要一批最优秀的译者。这些译者应该追随傅雷、梁实秋、钱锺书、余光中等大家的脚步,既精通外文,又有深厚的国学根底,能在翻译过程中传神地体现出中文的“精纯之美、自在自如”。

汪涌豪举例说,二十世纪初,美国著名诗人庞德“创造性”地翻译中国古典诗歌和儒家经典,让中国诗在西方着实风靡了一阵。这就是因为,翻译者不仅能在两种语言之间穿行,而且能对两种文化进行自如转化。

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,需要无数优秀译者发力,而现实却难以令人乐观。“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,工资涨了100倍,文学翻译稿酬只增了

5倍。过去,翻译家凭借翻译能过上体面生活。如今,很少人能仅凭翻译过活。”汪涌豪颇为翻译家们打抱不平。

与会人士呼吁,为繁荣文学翻译事业,首先要严格审核越来越多的翻译公司的资质、提高从业者的准入门槛;其次,中国高校应设立翻译专业,培养一流人才;第三,要提高翻译的稿酬。

另一方面,当下翻译出版界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认识与做法,也存在不少误区,亟待改变。必须让中国的文学作品、文化产品更好地通过版权贸易和市场推广的方式,真正进入到西方文化之中产生影响。如果只是任由文化走出去的推手按照“国内规则”来运作,文化走出去难免事倍功半。

在外国文学翻译和出版领域多年深耕的资深出版人彭伦,分享了他亲身经历的“尴尬事”。几个星期前,他与一位旅居新加坡、专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美国翻译家交流。这位美国译者透露,近来一些中国作家主动邀请他翻译其文学作品,有的人甚至“悬赏”几十万元人民币让他来翻译。

悬赏巨资让“老美”翻译,反而让老美“一头雾水”,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:“作品翻译完了,在哪里出版?译文的版权属于谁?你的作品在西方会不会有读者?外国的市场推广谁来负责?”对于这一连串的问题,中国作家回答不出,也并不真正关心,“似乎只要找到一个好的翻译,文化走出去,就已经万事大吉”。

彭伦建议,中国文化走出去,除了需要翻译界发力,更需要通过好的渠道进入西方社会,抵达西方读者或受众。“中国的文学作品走向世界,翻译只是第一步,只有找到最具实力、有影响力的出版社代理,才能使其真正接触到西方读者,发挥其文化交流的影响,打造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。”

■孙丽萍